

东江

俗世 A6

起名字

■文/龚舒琴

在东乡，起名字是很有讲究的。他代表了一种家族身份。我这辈分的人，名字的前两个字都是家谱上给你定好了的。同族后人，同名同姓是寻常事。纵然相隔很远的村落，不消解释，就知道你和谁是一个辈分。后代的繁荣与否，单看学堂里班级上，有隔辈人坐同一板凳上课，便可分个明白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父亲在接受了“留苏速成班”系统培训后回到了东乡。于是，在老宅深深的庭院中，有了第一个男婴朗朗的哭声。那是我哥。也是家族几代单传的一个延续和希望。蕴含着爷爷满满的期望，哥哥有了自己的名字“林”。因为是“舒”子辈，东乡方言中“S”是念作“X”，爷爷是希望家族从此能够像成片的树（东乡方言念作 xu）林一样茂盛而葱郁。

在东乡，聚族而居是最初村落形成的重要途径。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姓氏。我家老屋的村落，王姓是大姓，龚姓也不少。两个家族的后人，都有固定的辈分。当然也有混杂的，但不多。因为沿江而

居，异姓人家大多是讨生活而来，姓氏像贴上的标签告知了他们祖辈漂泊的痕迹。

这样人家有了孩子，讲究一点的，会拿了微薄的礼物，请有学问的乡绅起名字。事实上，那样儒雅的名字，仅仅是课堂上老师喊他的称号。在他的家中，还有另外一个俗名。

这就是东乡寻常人家孩子的名字。

倘若生了男孩，重量便成了孩子的名字。比如，一户张姓邻居家中，五个男孩，一个叫八斤，一个叫十斤。而头生子却有一个很文的名字，因为生在春天，乡绅给他起了个春寿的雅号。另一户杨姓邻居，给一长溜的男孩分别取了福生，根生，桂生，壮生。男主人在上海做着小买卖，大概是希望家里钱财生生不息。

倘若生了女孩，各种花草和季节便成了最顺嘴的选择。有纯粹花名的，杏花，梨花，荷花，桂花，梅花，玉兰，菊花。乡野的花名，都可入名。也有将花分成四季的，单是一个梅，便有了春梅，腊

梅，冬梅，月梅。还有用花香的，比如，菊香，月香。

老师喊她们名字的时候，常常会引得我神思飞越。想象着四季花开的热闹，想着蝴蝶翻飞的田野，想着蜜蜂打洞扑捉的欢笑，甚至会想着花香伴来的零嘴。也因此，手心上常常深深浅浅地留下老师木戒尺的印痕。

至于季节，叫“春某”的最多。极简单的“春”，加上花有春花，春兰，春菊；加上花香有春香，春芳。巴望男孩却偏偏不得的，还会叫上春草。夏季，想是怕热的缘故，好像没有人会叫。被喊做“冬”的大多都是家里的老幺，如冬升，冬亮，冬海，满含着对未来出人头的希冀。

我最喜欢的却是叫做秋的女生，秋兰，秋荣，秋芳。我的邻居中便有一个名中有“秋”的同学，文静，会做家务，但功课不好，是家中的老二。在东乡，老二是最不招人待见的，尤其是女孩。和我同龄的她，放学途中要连带着割家里猪羊的草。此时的我，便显得愈发游手好闲。我会怂恿她在篮子下

层垫上一些棍子，用来提升她篮子里草的高度，上实下虚。到家后快速地倒给猪羊吞吃。更多时候，则会帮着偷人家地里的庄稼叶子。既是减轻她的负担，也是空出多余的时间和我一起上天入地。我爬树掏鸟窝时，她是绝对忠实的站岗放哨的盟友。在东乡，女孩爬树是要被邻居耻笑的。也因此，一次爷爷在远处突然出现，她的一声惊吓，害我从树上直接掉进人家浇灌庄稼的露天粪坑。

现在东乡人家起名已经无法讲究了。历经最初的太平天国，后来的闹东洋兵（日本人入侵），文革破四旧，太多大姓家族家谱都丢失了。

名字是一个家族的兴衰传承，更是一个地域文化的彰显传承，家谱文化成了寻觅东乡文化的本源。东乡的几个大姓，幸运地保留了很好的家谱。如赵姓，赵匡胤的后代。朱姓，朱熹的后代。姚姓，姚崇的后代。张姓，张玉书的后代。葛姓，葛洪的后人。这些家族在东乡的土地上生发，后人遍及世界各地。

大港的山水、老街老屋和方言(下)

■文/赵怀德

大港方言既不是江淮官话，也不是吴语，恰好是两种语系的过渡带。因此大港方言既有江淮官话的大气，也有吴语的呢喃。譬如，东乡方言有南京话的乖乖隆滴咚（吃惊的样子）、不作兴（不应该）、厚笃笃的（厚厚实实）、黑漆麻乌（形容非常黑）、泰兴话的笕箕（竹篾编的淘米筛）、嬉戏；也有苏州话的“夯拨郎当”“一塌刮子”（总共的意思）、“搞七捻三”（意思是搞七搞八，胡搅蛮缠）、“轧（ga）朋友”（交朋友或谈恋爱的意思）等等。

大港方言语音的特点是：没有翘舌音，多去声；韵母a，常常读成ou，韵母u常常读成ü；声母z、c、s有时读成j、q、x。例如：“大”读dòu，“马”读móu；“猪”读jù，“住”读jù。“地砖”读地juo，“宣传”，读成宣quo，“说话”读xuowo。“家住大山”，说guòjùdòu shàn。“回家”说guò tiē，与“锅贴”的读音相近。有一次，一家东乡人外出旅游，在餐馆就餐。正吃得兴致勃勃的时候，小孩哭闹起来，说，wó yào guòtiē（我要回家）。服务员微笑着对小孩说：“别哭，阿姨给你锅贴。”不一会，服务员端来一盘锅贴，全家人莫名惊诧。经过沟通，服务员才知道小孩儿是要回家，不是要锅贴。可是小孩儿见了锅贴，一声也不哭了，大家都哈哈大笑。还有一次，一位姓朱的局长来到东乡。他客气地说“大家别叫我局长，就叫我老朱。”接待的人一肚子纳闷：什呢猪长？老猪？连忙说：“不能叫老ju，要叫jù局长。”随行的人一脸无奈：“我们局长姓朱，怎么姓居啦？”

东乡方言词汇很丰富，也不乏幽默。夸小孩儿常说“好得不得了”“呱呱二（读e）老叫”。骂小孩儿常

说“狗子嚼（读jià）”、“少年亡”、“童读（dǒng）子癆”、“翻扬子江（读gàng）”。睡觉说“困觉（读gào）”，挺尸、挺尸仰亡（含贬义）。表示时间的词语有：今交（今天）、明交（明天）、后交（后天）、大（读dòu）后交（大后天）；昨（zuo）姪（e）（昨天）、前姪（读e）（前天）；日里（白天）、晚（读man）茶（读zuo）时候（下午三点多钟）、二（读è）顿早饭时候（上午九点多钟）。表示称谓的词语有的十分搞笑。小女孩，叫小丫（读wo）头（读dei）；妻子，叫么么（读mo mo）；老年妇女，叫老么头（读dei）子。表示疑问的词语，也很特别例如，什呢（什么），怎呢办（怎么办），做什呢（做什么）。

也有些词语，外地人听了莫名其妙。例如，嚼（jia）本身（胡说道），拈（nian）起来（捡起来），闹噪（吵架），玩把戏（杂技），猴（耍赖）。说地道的东乡话，就连镇江人也难全听懂。两个闺蜜打电话，丈夫在身旁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“你今交什呢时候（hei）到家（guo）的？”“擦黑才上车子（chuozi）。”“这么迟（zi）啊。”“到家（guo）黑漆麻乌的了。”“夜（读ya）饭吃（读qi）过啦？”“才端碗（读duo wuo）。”“ge跳舞啦？”“还（读a）跳呢，都困死了。”“羊肉（读yángru）不要忘记（读wàng jin）放冰箱（读xian）里头（读dei）”“晓得了。”

用东乡话说年俗，也别有趣味。除夕，说“三十夜（yà）冈呢”；初一，说“初一日子”，“拜年”说“ba年”。元宵节上灯，旧时小孩儿提着兔子灯，到商店讨蜡烛，唱道：“兔子灯，爬（读bo）柜台（dai），不把（给）蜡烛，不发财。”



钓鱼

■文/王国俊

活鲫鱼在铁板上烤过，捣碎，麻油调和，这是专治癫痫头的秘方。哥哥头上的癫痫久治不愈，为此，当年12岁的我第一次去钓鱼。钓到2条鲫鱼，如法炮制，终于治好了哥哥的癫痫头，而我也从此爱上了钓鱼。

七里甸曾有不大的水塘。一次，我没放鱼饵，却凭空用鱼钩钩到了一条鱼的鱼鳃里，拎起来时水哗哗响，是一条斤把重的鲫鱼。在那里我还钓到过甲鱼。

妻同事家在渡口。有养鱼塘，计划经济时代，我们去钓鱼都会给他们几张煤球票，或一些儿童食品。有一次我钓到过1.5和2斤的草鱼各一条，还有四条六七两重的鲫鱼，以及一条3斤重的通红的鱼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那是我收获最丰的一次。只是鱼塘太小，经不起钓，我去过几次便不再去了。

那时野鱼塘也多，一次钓个5到6斤鱼，也能改善一下

生活。

有天晌午回家的路上，我看到了一个面积比较大水比较深的塘，水很清，塘边绿草茂密，没有脚印，也没有烟头，看来多年未有人钓过。我做了个简易的钓竿，想试试手气，10分钟过后，浮子一点一点移动起来，拎起来一看竟是一只乌龟，有七八两重。

那时从跃进桥到六摆渡有一条2米深的水沟，家家在里面养鱼。现在沟里的水十分污浊，鱼虾已荡然无存。

拆迁，污染，企业下乡，野鱼塘也越来越少。

现在钓鱼的人越来越多，只是可供钓鱼的地点越来越远，鱼也越来越难钓。



jiushi chongti